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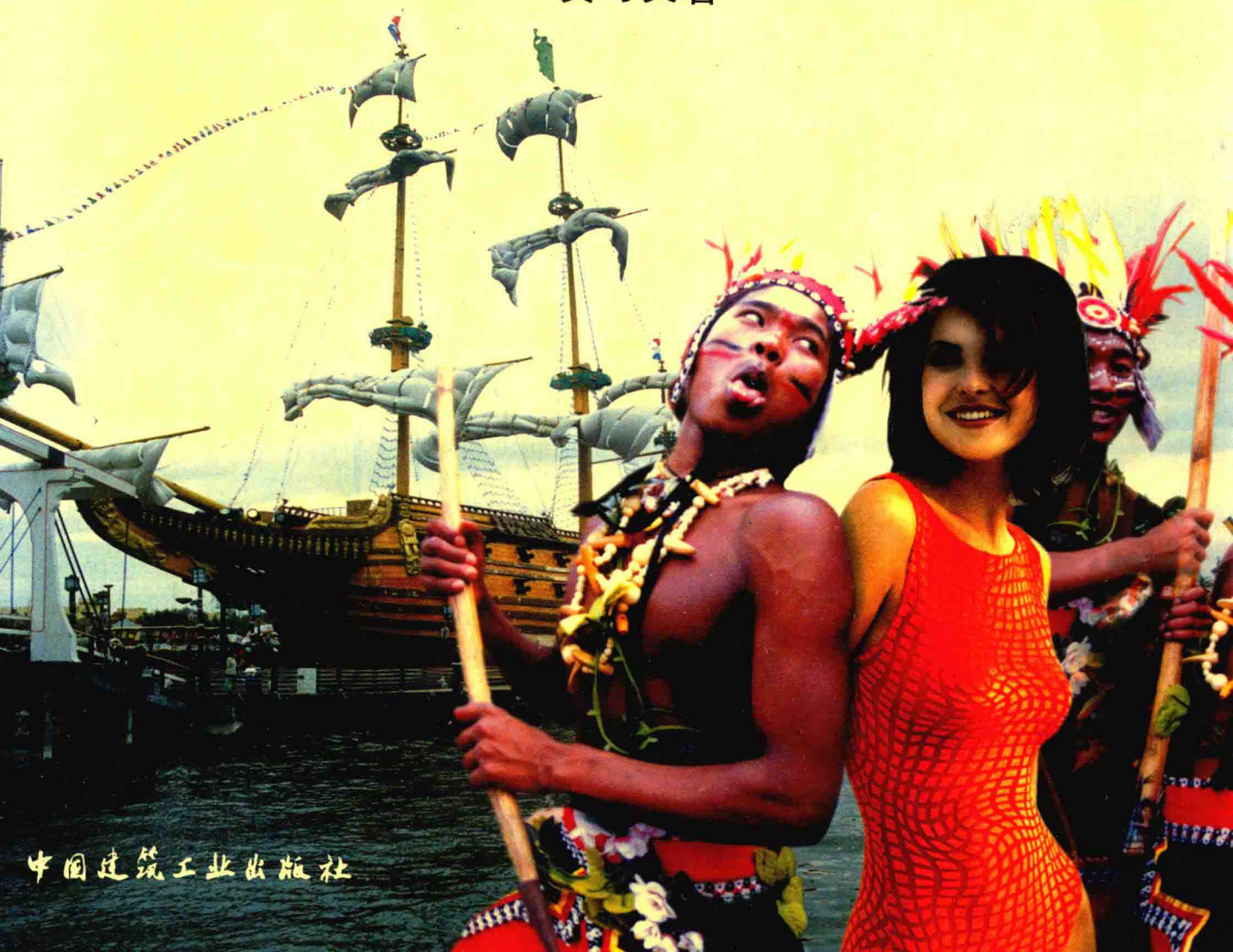
《黄巧灵眼中的休闲世界》系列作品

休闲时代

THE ERA OF LEISURE

人类的伊甸园

黄巧灵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休闲时代

人类的伊甸园

黄巧灵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休闲时代/黄巧灵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ISBN 7-112-04877-X

I. 休… II. 黄… III. 旅游, 休闲—研究
IV. F59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5825 号

休闲时代—人类的伊甸园

黄巧灵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120 毫米 1/16 印张: 38

插图: 418 幅 字数: 400 千字

2001 年 10 月 第一版 200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定价: 360.00 元

ISBN 7-112-04877-X

TU·4354 (1035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 <http://www.china-abp.com.cn>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黄巧灵，1958年11月出生，大学文化。1975年参军后任军报记者等职，回地方后担任文艺部门负责人，期间曾师从北大乐黛云教授从事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任海南天涯海角旅游开发投资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4年至今任杭州宋城集团董事长。同时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浙江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艺术教育促进会副秘书长、中华民族团结友好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海内外企业家交流中心副主席等职。

总 序

北京大学 乐黛云

《黄巧灵眼中的休闲世界》系列作品共分为《休闲时代》、《休闲空间》、《欧洲小镇》、《世界主题公园》、《世界景观房产》、《休闲游世界》等。本系列作品，可以说是在中国第一次从休闲理论和休闲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的探索。这些作品有的侧重于理论探索，有的则以图片的形式向读者和从事旅游休闲行业的专业人士介绍了世界环境艺术和休闲空间等。全系列有近百万文字、数千张图片，扬扬洒洒、蔚为壮观。《黄巧灵眼中的休闲世界》系列作品的出版将对中国的旅游休闲业和未来的休闲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为了持续发展，人类改变了过去拼命工作，不顾一切地开发自然的生活方式。人，需要休息，需要有节奏的工作；地，需要休耕，大自然需要养护。这都是我们面对新世纪所必须解决的、迫在眉睫的大问题。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实现了每周五日工作制，并向“4+3”作息制过渡，如果加上退休后的一二十年，还有每日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眠之余的一些休闲时光，人活一辈子，大概总有一半时间是在休闲。然而，过去却很少有人研究这些时光究竟应该如何度过。这些书率先研究这一问题，显然具有重大意义。

我认识巧灵还是在1986年，我担任深圳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时候。那时他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一无所有，但却孜孜不倦、勤奋好学的有为青年。他当时发表的《阴阳五行与红楼梦》等红学论文，独辟蹊径、自成一说，已表现出独特的思辨能力。15年来，他看准了旅游休闲产业，先在海南，后在丽水、杭州，我亲眼见他跌倒、爬起来，经历了千辛万苦，不屈不挠，终于铸就了今天的伟业。

他不是一个目光短浅、容易满足的人。当资金稍有积累，他就带领一些人到世界各地广泛学习，吸收先进的旅游休闲创意。1994年，我和他在曼谷的泰国皇宫不期而遇，他刚从欧洲回来，已经积累了数以万计的各种图片，脑子里满是壮志宏图。今年，我们又在杭州相见时，他已是一个十分成熟的成功企业家。他领导

的宋城集团开发项目已经从单一主题公园向多元化的大型休闲社区发展，从单一区域向跨区域整体延伸。他旗下的宋城、杭州乐园、氡温泉度假村、景观房产、山里人家、奥丽安娜游轮、龙象山、云和湖、中国渔村、威廉斯堡等项目，涵盖了旅游休闲的全部要素。宋城集团已经成为中国旅游休闲业一块响亮的品牌。

巧灵与一般旅游经营者不同，他不仅本身具有深厚的中国和世界文化素养，而且对旅游休闲事业有相当深刻的理论认识，因而也被社会上称作“儒商”。他的这批系列作品不仅从国外先进的旅游休闲理念和实践中汲取营养，而且还从中国儒、道两家以至魏、晋、宋、明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出发，深入论证了人类发展至今，进一步开展旅游休闲事业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认为这是“第四产业”的创新和革命。他的最高理想是通过有品位的、优美的旅游休闲事业，不期然而然地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充分体现人文的关怀。这是一项美好而有意义的事业，我相信巧灵和他的宋城集团将为此作出应有的贡献。是为序。

2001年10月18日

又到秋天（自序）

我喜欢秋天。

这是一个思考的季节。在这个因草木摇落、万物岑寂而显得萧索、凄清、慵懒或伤感的季节里，我们总是轻易地陷于沉思或回忆之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人生喟叹，“念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的黯然惜别，“天长路远魂飞苦大”的生命孤独感，只能发生在秋天。也只有在秋天，它们才会显得如此深挚、纯粹、撼人心魄。我甚至想，人类历史上的哲学家或诗人，其传世之作，大约也都作于秋天吧（譬如《庄子·秋水》、《离骚·涉江》等等）。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开始患上一种关于秋天的失忆症。工业和后工业时代早已将秋天消灭在空调温室中。虽然日益发达的通讯、交通手段已使过去只能在魂梦中出现的地方可以转瞬即至，因而免去了多少“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羁旅之苦和秋夜里“断续寒砧断续风”的相思之痛。我们对“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的感受却比古人更为深切。我们的心头同样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漂泊感，因为这种漂泊感与是否客居异乡并无关联（这正如孤独只在于你的内心，与“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还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毫无关系）。我曾见过拜山的藏人一步一步一跪地从身旁走过，尽管衣衫脏乱、风餐露宿，用身体丈量着通向天际的小路，他们的神情却异常安定而专注，如秋水般澄明的眼里洋溢着幸福的光芒。

我并非是在宣讲佛家教义。在无限压缩的时空漩涡里，我们的生活正变得日益机械、平庸、程式化。不断地上班、下班，然后握着遥控器不断地换电视频道。我们总是行色匆匆，没有片刻停留。但身后坚硬的水泥路上不会留下任何“足迹”。我们的人生如同一曲没有休止符的交响乐、一篇没有句读的原版古文，如同丰富驳杂又空洞浮躁的一堆碎片。在这个时候，对佛的顶礼膜拜或幻想回到理想盛世的青铜时代（“返璞归真”？）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需要的是经常而非偶然地在自己的人生乐章中安排一些休止符，将烦闷而杂乱的心灵回收站不时来一次清空；我们需要不断收获新奇和惊喜，收获一种悠然自得的好心情；我们需要从这个世界的参与者（卓别林所讽刺的流水线上的一个配件）

变成旁观者；我们需要不断对自身加以维护、修理和保养，从而给人生充电、为事业加油；我们需要摆脱西装和皮鞋的纠缠后身心的彻底放松，需要免于紧张和焦虑，以山水怡情悦性，如同一头凶猛的狮子嬉笑着追赶天上的蝴蝶……

我们需要——休闲。

难得浮生半日闲。现代人在对自己生存状态的不断反省中开始认识到问题的所在。五天工作制（很可能将来会有四天工作制）和带薪休假制度的普遍推行、一些西方国家规定有“不看电视日”等都是这种反思的结果。古人也早有“闲者便是江山主人”之说。但他们的放浪形骸（以“魏晋风度”为极致）多为“独善其身”仕人追求的另一种表现而已。所谓“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乃是要将无机心的山水作为一剂忘忧之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相忘于山水（陶潜）与浪迹于歌楼楚馆（柳永）、起来便写青山卖（唐寅）或斗酒十千恣欢谑（李白），其心境完全相同。这种颇为愤懑、失意、痛苦和不得已而为之的文化人对工作（科场仕途）之余的人生追求，远不及勾栏瓦肆间的城市平民生活更为世俗而接近休闲的本质。

然而，在说起休闲的时候，我们又经常发现这是一个难以确切界定的所指。休闲的定义是什么，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种概念上的含混多义为深入研究和探讨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与困惑（其涵义的宽泛和模糊就像古人以金木水火土来解释世间所有事象一样，显得有些神秘和不可捉摸）。但是，如果说远古“如火如荼”年代的“百兽率舞”已蕴含了后世所谓休闲的某些元素的话，那么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那就是休闲方式日益从单一走向多样化，休闲主体日益从贵族文人走向大众化（这也说明休闲需要基本的条件：有钱、有闲时）。许多原先具有浓厚巫觋色彩的祀神活动都逐渐演化为追求现世欢乐的休闲节庆，比如常见的庙会、赛歌会、“三月三”、那达慕（蒙古族）、泼水节（傣族）、“花儿会”（裕固族）以及西方的狂欢节、万圣节、盂兰盆节等。这种演进过程其实又是与人们对高品质生活方式的不断追求相契合的。

休闲最显著的特征即为张弛有度的、舒缓而非过于紧张的生活节奏，它在强调实现人生价值的同时注重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人类迈步走进21世纪，一个全新的休闲时代正在到来（《休闲时代——人类的伊甸园》）。在这个时代里，人类再也不会异化为社会经济这条精密流水线的某个零件了。人生中第一次既有田

园牧歌，又充满闲适和快乐（而不是如前所述的少数士大夫们借酒浇愁或中世纪农民的普遍贫穷、衣食无着）。这种美好的生存状态集中体现在日益扩张的休闲产业的各个方面，比如生活空间设计的个性化、自然化、休闲化趋势（《休闲空间》），主题公园、都市休闲娱乐区的蓬勃发展（《世界主题公园》）等。事实上，休闲在本质上属于一种生活方式的范畴。我们对一些著名的西方城镇社区的观照与阐述（《欧美风情小镇》），其目的，也正在于向国人介绍一种充满人性美感的生活方式。人与自然的融合，是景观房产充满人文关怀的内涵所在，《世界景观房产》既有迪斯尼 downtown 和欧美分时度假房产的先进理念，又有宋城集团自身的成功实践。《休闲游世界》则记录了我狂歌走天涯的心路历程。

1994年，当我带领刘惠岚、郑国庆一同来杭州做旅游开发时，也是在这样的秋天。当时除了满腔热情和对中国旅游休闲业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念外，我们几乎囊空如洗。但我从来没有放弃对树立中国旅游休闲第一品牌的追求。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所喜欢的事（这也是“休闲时代”的特征之一）。陶渊明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我的性格中也有这样的因素。因此，这些年来尽管很累，对我来说却也是一种无上的快乐，套用一句俗话，是“苦并快乐着”。与此同时，在对世界上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考察的过程中，我拍摄了近8万张图片。原先由于得来不易，我是将它们藏在保险柜中作为自己规划设计的参考资料的，但后来发生的一场大火，竟将我多年保存的除照片外的所有资料付之一炬，自己也差点“在烈火中永生”。心痛之余，幸免于难的对一些问题也改变了看法。我想，这些照片拍的水平一般，但对于资料匮乏的中国休闲旅游设计业来说是弥足珍贵的，与其作为不传之密辛苦保存惟恐有失，不如整理后刊出，为国内休闲旅游开发者借鉴。同时书中的一些心得和体会，虽不是什么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也不具有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微言大义，却也是我多年来从业历程的总结。在这个秋意阑珊、容易使人陷于沉思和回忆的季节里，我终于把它整理出来，以奉献于中国的旅游休闲事业。姑妄言之，虽或不免怡笑大方，亦不妨作引玉之砖。

在成书过程中，还参考引用了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马惠娣、王雅林等人的相关论文和国家旅游局领导何光玮、孙钢、魏小安及杜一力、高舜礼等主编主撰的业务专著。此外，还引用了不少媒体的相关报道，不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致谢。

这些书的顺利出版，要感谢的人很多，我的老师，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多年来她一直是我事业的关注者和支持者，此次又从美国斯坦福大学给我寄来了为本系列作品所写的序。

我的好友丁宇兵，从我拍回来照片冲印到分类整理、直到全系列作品的出版，不知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时间。

张娴、叶胜强为本系列作品整理了很多的资料。

唐风广告公司的刘坚为本书的设计排版贡献了新颖的想法。

我的夫人彤瑶女士，她是这些作品的第一个读者，为本系列作品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并给予了难得的理解与支持。

本书的翻译是由陈伟航、李庆砚、张娴共同完成的，商玲霞、方燕、王玉进等为本系列作品的顺利出版做了不少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黄巧灵

二〇〇一年秋于杭州西湖畔小木屋

前言

忙与闲

朋友见面，总是习惯问候：最近在忙什么？在物化了的社会，多么忙成了一种荣耀和能耐，几乎不会有人因为整天无事在家睡大觉而自豪的。

可是，我们意外的发现，事情的本源并不是这样的。

古希腊人认为劳动是野蛮的，有损于人的智力，是一种会把人“兽化”的活动。在劳动只是苦力的年代，在贵族看来，干活是奴隶们的专利。因此这种说法不足为据。

《圣经》里亚当的故事尽人皆知，亚当因为偷吃了那棵智慧树上的果子而犯了罪。上帝对他说，你必须终身劳苦，以作为惩罚。由此可以看出，在希伯来人看来，人类并非生来就要劳动的，劳动只是赎罪的一种方式。与赎罪的劳动相比，休息和侍奉上帝才是神圣的。

而西方学术界先哲亚里士多德则称：“休闲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萧伯纳：“工作是我们必须做的事，而休闲是我们喜欢做的事。”后来的西方学者也都推崇休闲的意义，认为休闲是“成为人的过程”。

而在中国，对休闲，对忙与闲，有着更为理性和辩证的认识与理解。

孔子谈修养，“居于仁”之后即为“游于艺”，而儒家经典中的六艺——“礼乐射御”都是游戏和娱乐，只有“书、数”两项是工作。“簞食瓢饮”的“孔颜回之乐”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气质——休闲与财富地位无关，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休闲体验。中国的文化人一向认为：“享受悠闲的生活是不需要金钱的，有钱的人也不一定能真正领略悠闲生活的情趣。”

中国传统文化视野里，主流观点与祖师爷孔子一脉相承。林语堂说：“文化根本就是空暇的产物。”这位潇洒的才子颇有些自负：“智慧的人决不会忙碌，太忙碌的人也决不会成为智慧的人，所以最善于优游岁月的人便是最有智慧的人。”

现在已成常用词的“乐园”，最早见于《诗经》。这部记录远古先民生活的典籍中，到处充满了“天人合一”的和谐浪漫与休闲气息，尽管社会和自然环境非常恶劣。

其实，我们用不着到古书里去找证据。我们周围的生活就告

诉我们，中国是非常懂得休闲的民族。林语堂以他学贯中西的观察判断：“美国以伟大的劳碌者闻名，中国人以伟大的悠闲者闻名。”林氏的断语当然不乏依据，即使在物质条件落后的古代社会，比如唐、宋两朝特别是宋代，堪称一个休闲社会，不论通都大邑还是穷乡僻壤，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四季寒暑都充满了休闲和娱乐。也正因为有此闲散安适，宋代才成就了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科技文明的高峰。

在名利纷争和生活困苦的时代，士人为求得休闲不惜远遁江湖，寄情山水，形成中国特有的隐逸休闲传统，于是《隐士传》蔚为大观。隐逸者多为才高之人，这些曾经怀有“兼济天下”的“猛志逸四海”的隐士，甘于做闲云野鹤者流，没有内心的宁静安闲是做不到的。隐逸传统是中国休闲文化中的极端，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精神力量和人格完善的强烈追求。

基本上，休闲对古人来说是个奢侈品。因为那时社会生产和物质积累并没有到人人可以诗酒酬酢、山水娱情的程度。而现代人显然比我们的祖先幸福多了，生产力发展，劳动效率提高把我们从劳动中解放了出来，而这正是人类几千年劳动成果积累的必然结果。

于光远先生曾经精辟地指出：“闲是生产的根本目的之一，闲暇时间的长短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同步的。”人称“大玩学家”的当代大学者于光远先生，十多年来为推动休闲学研究和休闲经济发展不遗余力，令人感动。

事实上，另一个著名的共产党人更早时候的观点更让我们惊异。中共创始人李大钊早在1922年就明明白白地指出：“游玩不是奢侈的事，乃是必要的事。”他在发表于当年五一节的文章中接着说：“游玩一事，于小孩子固是要紧了，就于成年的工人亦是最高无上再造者”。80年前共产党人对于游玩休闲的论断，于今日听来仍大有裨益。

比李大钊更早，另一个远在欧洲的共产党人、法国工人领袖、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1884年写了一本不为当时人理解的书——《论懒惰的权利》，认为工人仅仅提出要求工作的权利是不够的，还要主张休息消遣的权利。在为争取饭碗而跟资本家斗争的年代，我们无法不佩服他的远见。

马克思本人的论述当然更为透彻，他说，在未来社会，富足的标准将不是工作时间，而是业余时间，特别是业余时间中的闲暇时间，即“自由时间”、“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我们绵延数千年的优良休闲传统，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走了一段弯路。在“左”的错误思潮和大干快上赶英超美急躁冒进情

绪的影响下，“先生产，后生活”割裂了我们良好的休闲传统，全社会都在亢奋的战天斗地中无法宁静安闲，其结果，是生产力、自然环境、人自身的“一举多失”。当时，中国还曾经就消费观念问题发生过争论，结果“能挣会花”的思想最终被否定。

改革开放后，生产发展，科技进步，人性复苏，社会宽松，压抑已久的休闲欲望像沉睡多年的火山突然爆发出来，各种不同类型的休闲活动全面活跃。休闲经济在社会生活和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and 强大后劲日益显现，政府和社会各界寄予厚望。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一些变形走样的黑色腐朽休闲活动也迅速滋生蔓延，狂嫖滥饮、吸毒赌博、穷奢极欲等消极堕落的休闲大有市场，这些休闲活动的存在，败坏风气，腐蚀社会，摧毁经济。未来社会的休闲消费，将是生活奢侈化和生活简单化并存。前者指精神追求的无止境，后者指物质生活的返璞归真。因此，如何引导健康积极的休闲娱乐方式，建立健全有竞争力的休闲经济体系，营造有利于休闲产业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不仅关系休闲经济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更关系到公民人格的完善、民族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时间就是金钱？

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这句舶来语可以列入最著名格言之列。这句话的“版权”拥有人、美国开国元勋本·富兰克林在说明这个道理时，举了这么一个例子。他说：

“假使一位日工资10先令的人想散散步，或在室内休息半天。为了娱乐他只花了6分钱，但算帐时还应该加上5先令。就是说，必须认为他白白浪费了5先令。”

因此，睿智盖世的富兰克林得出他的结论：不能忘记时间就是金钱！

200多年来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句话的伟大与正确。

“今天的定论，明天可能就是谬论”。这又是一句睿智哲语。

明天的时间会是什么？

谁能告诉我们？

用不着先知先悟，因为我们不要等到明天，今天的世界已有精彩答案。

在英国，一般人一生有效工作时间已由1856年的12.4万小时缩短至1983年的6.9万小时，一生用来工作的时间所占百分比已由50%减少至20%；

在美国,1987年的劳动时间比1870年整整下降了46%;

在法国,1978年的调查就显示,55%的法国就业人员宁愿减少一半工作,而不愿增加一倍工资;

德国人每年假期超过150天,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德国大众公司1994年1月1日起即实行每一周四天工作制,每周工作时间仅28个小时;

即使有着“过劳死”恶名,在人们印象中很忙碌的日本人,1990年的工作时间比1955年减少了400小时,差不多下降了六分之一以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正是日本经济起飞的高增长期。

西方发达国家一般的情况是,19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工作时间由每周80小时减为60小时;20世纪工业技术革命的结果,工作时间由每周60小时减为40小时;而目前正在推进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显然比前两次更为猛烈,越来越多的未来学家相信,这一次周工作时间将减少到30甚至20小时。

而在我国,一年前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国人一生中工作时间仅占人生的十分之一,而闲暇时间占据了三分之一。休闲比工作多出多少,三倍还多!

工作时间的急剧削减已到头了么?当然没有,因为促使时间休闲化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以超越我们想像的力量改变着我们的世界。不同流派的学者们对下面这个观点并无分歧:工业革命主要是增加物质,信息革命主要是增加空闲时间。美国人估计,到2030年,我们每周只需工作三天,每天7.5小时。

因此,明天是惊人的,我们无法想像。但可以想像的一点是,我们的生活一定更加悠闲。想想看,超过一半的时间是闲暇时光,握着这大把时间,该怎么乐就怎么乐吧!

不管这世界怎样变幻莫测,时间还是这个时间,只是维度变了——更多的是休闲,更少的是工作。而且,“时间本位”(更准确地说是“闲暇本位”)将取代目前的“金本位”,即“时间自由”将取代“物质积累”成为人们的主要价值观。劳动本位将不再至高无上。

时间已经不再是金钱。如果是,它只消耗金钱,当然,社会也因此增加了金钱。这是“时间——金钱”关系的一个本质变化,并因此导致一个新产业纪元——休闲时代的到来。

美国经济界人士相信,美国之所以创造出历史上最长时间的持续高增长,原因之一就是鼓励员工休假。在这里,“时间就是金钱”有了全新的内涵:消耗时间即休闲,是创造财富的。这是本书要表达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与富兰克林完全不一样的理论阐述:

富兰克林的“时间”是工作时间，是工作创造财富，而休闲浪费时间和财富；而本书界定的时间是休闲时间，指出休闲也创造财富。

工作着是美丽的，而且永远美丽，这不需任何怀疑。

现在的新概念是，休闲着是美丽的，而且更加美丽。

因为时间不仅仅是工作，当然也不仅仅是休闲，时间比他们都贵重。

时间就是时间。

休闲的经济意义

“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古典经济学家的论断让我们深信不疑。

1990年，美国休闲消费产业创造了2500万个工作岗位，占到全部就业机会的四分之一。而另一个更乐观的统计是50%，即一半的就业机会与休闲消费行业有关。诺贝尔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福格尔在北大演讲时公布的数据似乎更加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在1995年，消遣支出占到美国人支出总额的67%！

从这些数据 and 事实中，我们看到了什么？

休闲创造需求，而且是最终需求！休闲制造饭碗！休闲是财富之母！

这是一个颠覆经典的时代

——休闲时代。

不止一位学者推测，信息时代之后就是休闲时代，而更乐观的意见认为，休闲时代会与信息社会同时到来。不用怀疑，“休闲”，这位妙龄少女已在敲门！

农业经济时代走了5000年，工业经济时代已走过300年，而以信息产业为标志的新经济时代满打满算才50年。

休闲时代脚步声声，第四产业——休闲时代的主导产业正走向历史舞台中央。

第四产业，也有人称“后三产”。其产业属性一般列入马斯洛需求层次学说的最高两个层次：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

旅游——毫无疑问这是休闲星空中的初阳，是第四产业当之无愧的主角。这项在世界上大范围兴起比电脑出现还迟的产业，已成全球第一大就业部门和财富创造者。旅游是各国各级政府的宠儿，现在全国已有24个省将之列为支柱或龙头产业，而20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旅游大国，旅游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

中的地位将越发显赫。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旅游在今日中国还有着更为特殊和重要的泛经济功能：它在增加就业，提高财政收入，调节财富分配填平贫富鸿沟等方面的作用令各界不敢小看。旅游业处于产业群的枢纽位置，是拉动产业序列的火车头，在内需不振的时候，它作为最终需求的动力十分强劲。

文化娱乐是第四产业之柱。在美国，仅仅电子游戏业一项的产业规模，就已连续几年超过了好莱坞电影业，日本的数字更为惊人。而电子游戏业仅仅只是娱乐大厦的一层而已。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影视、歌舞、博彩、宠物、表演等等无法一一列举，几乎覆盖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比如满大街的“X吧”，要想把“X”统计清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新“X”出现的速度永远比你的想像快。我们的社会正在迅速的娱乐化——这是向人性的回归。

体育产业跻身体闲——第四产业当无疑义。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体育产业规模就已超过3000亿美元，高于同期GDP增长率，在第三产业中居第三位，仅次于商业银行和证券市场。意大利以“足球工业”为主体的体育产业，跻身于国内十大经济部门。体育产业的横向关联度也很强，与媒体、交通通讯、工业制造等联动性极大，今年国家旅游局确定的旅游主题就是“休闲健身游”。而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花落北京，更为体育产业乃至整个休闲业态的大发展创造了历史性机遇。

事实上，除了旅游、娱乐、体育这些已经成形的显而易见的休闲业态外，文化、教育、科研也都有休闲的一面。比如媒体、出版、文艺团体，这些曾经背负沉重政治功能的人文行业正在回归其休闲娱乐的本质。而更令人振奋的显然还在于，休闲不仅仅是游玩，也不再与传统产业划清界限泾渭分明，休闲是一个改造传统产业的神奇“基因”，即以休闲元素改造传统产业，整个世界将为之变。休闲产业将成为未来社会新游戏规则的制订者。原有产业结构将重新洗牌、重新排队。

衣食住行、工农牧渔乃至网络经济，注入休闲基因后，将更加绿色、更有生命活力，更加和谐而可持续发展。比如休闲农业、旅游业、养生房产、高附加值商品（其实已是一种精神而不是物质商品，其价值构成中物质载体部分比例极低）。而且对资源环境的负荷小，因此，新世纪以休闲经济主导的第四产业将是全绿色可循环的朝阳产业。轻轻松松生产，轻轻松松生活，轻轻松松赚钱。世界，本来就是简单的。

在我国，休闲时代似乎还是一个模糊而遥远的概念。事实上，休闲经济早已实实在在地充满了我们的生活。旅游，从附属于外

事的一个接待型事业部门，到成为公认的支柱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才用了不过20年时间。我国大陆实行五天工作制已六年，而香港至今还没有推行。假日经济隐现休闲时代的曙光，因为有钱、有闲这两个基本前提以及地区、收入差距的出现，使得休闲活动上升为经济业态不是潜在而是可能的，休闲时代完全可以局部地提前到来。与人类已经经历的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产业四次浪潮一样，作为第五浪潮的第四产业正像冰河——悄无声息却又威力无穷。产业时代的变迁并非一夕之间，但预见日出潮起至关重要。能顺应潮流抢占先机，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都能在未来新时代赢得成功。

当前，休闲——第四产业框架已经形成，正在快速发育，而且，对于休闲需求的满足，不仅是对经济增长物质文明的贡献，也是对社会进步精神文明的促进，因为，休闲产业正好位于两个文明的交汇点上。

在第四产业冉冉升起的过程中，需要政府和市场伸出热情的“双手”——“一双看不见的手、一双看得见的手。”在产业政策、战略规划、理论研究、舆论环境等方面为休闲营造一个良性的社会支持系统。比如在带薪休假、弹性工作制、融资财税政策倾斜、试行四天工作制等，是否可以大胆尝试创新。不仅要把休闲培育成一个产业，而且要成为支柱产业；要把休闲发展成一门学科，而且要成为显学。

当前，特别是对处于休闲经济初级阶段的假日经济，井喷行情显示巨大潜力的同时也暴露了弊端。捧杀和棒杀都不是理智之举，因为实在不是假日经济有什么不对，而是社会配套条件的滞后和制度设计不合理。假日经济属于成熟休闲经济的雏形，是进入休闲经济广阔天地的长长“甬道”，避免假日经济未老先衰，“朝阳”刚刚升起就变成“夕阳”，关系到休闲经济的健康成长。

作为休闲产业的探索者和实践者，“两城”——深圳华侨城和杭州宋城，在休闲业的拓荒路上积累了大量珍贵的感性经验。两城都以主题公园起步，经营触角遍及休闲经济各领域。尤其是宋城，经过多年的休闲业资源深度整合，形成了“产品线长而且互动性强，产业元素全而且关联度高”的极具竞争力的经营组合。主题公园—休闲房产—教育产业—生态旅游—观光农业—体育竞技—文化传播—艺术表演—电子商务—等休闲业态互为呼应。以休闲为总纲，以文化为魂魄，凭借民营的机制和效率，永远创新，永远有危机感，市场版图迅速扩张，不仅企业资产，更为现阶段的中国休闲业发展走出了一条新路。